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文明的耦合逻辑

马嘉艺

(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济南 250000)

[摘要]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明的融合绝非简单叠加,而是基于内在逻辑的深度“耦合”,形成了两者之间相互激发、彼此成就的动态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耦合根基,在于实践第一和知行合一的统一、辩证思维和对立统一的融合、唯物史观与民本思想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耦合愿景,是社会理想的深层共鸣,均强调天下大同、公平正义和集体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明在实践层面展现出强大的融合力,耦合路径包括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和整体协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耦合是动态融合、创造性升华的过程,其最高理论成果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飞跃,符合“两个结合”的根本遵循。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华文明;耦合升华;“两个结合”

[作者简介]马嘉艺(2003—),女,山东临沂人,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法学硕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DOI] <https://doi.org/10.62662/llyj0103019>

[中图分类号] A81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投稿邮箱] llyj2025@163.com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马克思主义凭借其真理性,为绵延千年的中华文明注入了蓬勃生机,使其焕发出新的时代活力;与此同时,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则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使得这一源自异域的学说得以在东方沃土上深深扎根并蓬勃发展。在人类思想发展的浩瀚星空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犹如两颗璀璨的星辰。当马克思主义于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这片古老土地,它并未成为“异质”的植入,而是与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产生了深刻的共鸣与融合。这种融合绝非简单的叠加,而是基于内在逻辑的深度“耦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文明精神内核之间相互激发、彼此成就的动态辩证关系。探究这一耦合逻辑,不仅是对历史必然性的深刻解读,更是理解当代中国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独特性的关键密钥。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耦合根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文明精神内核的耦合根基,是哲学智慧的深度契合。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石,与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哲学思辨传统存在着令人惊叹的呼应。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强调的实践第一,与中华文明精神内核强调的知行合一具有统一性

马克思在撰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文章中,旗帜鲜明地强调“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认识来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并在实践中检验与发展。实践第一这一马克思主义精髓与中华文明中源远流长的“知行观”高度契合。从孔子《论语·公冶长》中“听其言而观其行”的务实,到荀子《荀子·儒效》中“知之不若行之”的强调,再到王阳明心学中的“知行合一”的系统阐述,都深刻体现了对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执着追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文明精神内核都反对空谈玄想,崇尚实干兴邦,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指导革命与建设实践提供了深厚的思想土壤。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正是这一耦合在革命语境下的光辉典范,邓小平同志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中,也详细阐明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强调的辩证思维,与中华文明精神内核强调的对立统一具有统一性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出,唯物辩证法的核心要义包括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普遍法则。中华文明中,《易经》的“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孙子兵法》的“奇正相

生”等思想,无不闪耀着朴素而深刻的辩证法光辉。这种强调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思维方式,使中国人民在面对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社会发展复杂矛盾时,具有天然的领悟力和接受度;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强调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各种辩证关系,更容易被中华文明滋润的中国人民所接受和吸纳,继而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运用辩证思维和矛盾分析法观察中国国情,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定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策略的哲学基础。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强调的唯物史观,与中华文明精神内核强调的民本思想具有统一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地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物质生产活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一人民主体思想,与中华文明中根深蒂固的“民本”思想传统形成了深刻的共鸣。从《尚书》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到孟子《孟子·尽心下》中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荀子·王制》中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治国警醒,都体现出中华文明传统思想对民众力量与地位的高度重视。尽管传统民本思想有其历史局限性,存在着一些服务于君主统治的“色彩”,但其对民心向背决定国家兴衰的深刻认识,为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被广泛认同,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底蕴和心理基础。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人民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民本思想精华融合升华的结晶。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耦合愿景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文明精神内核的耦合愿景,是社会理想的深层共鸣。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实现“没有剥削压迫、人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与中华文明中对理想社会形态的孜孜追求,产生了跨越时空的心灵共振。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文明精神内核均强调天下大同,成为跨越时空的终极向往

马克思主义思想存在对私有制弊端的深刻批判,以及对共产主义社会“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构想,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这种天下大同的价值取向,与中华文明精神内核存在深刻的契合。《礼记·礼运》中描绘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的理想社会图景,代表了中华先贤对公平、正义、共享社会的最高向往。这种“大同”理想,蕴含着对私有制导致社会不公的批判,以及对一个财产公有、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人安居乐业社会的憧憬。康有为的

《大同书》更是试图在近代语境下系统阐述这一理想,具体描写了“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人类社会远景。可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都指向了对一个超越阶级对立、实现普遍福祉的美好未来的追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古老的“大同”理想注入了科学内涵和实现路径,使其从一种朦胧的愿望升华为具有科学理论支撑和实践可能性的奋斗目标。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文明精神内核均强调公平正义,成为社会伦理的共同基石

马克思主义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剥削的非正义性,并致力于建立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的社会制度。中华文明同样将“公平正义”视为核心伦理价值和社会治理的基石。孔子的《论语·季氏》主张“不患寡而患不均”,墨子的《先秦·墨子》倡导“兼相爱,交相利”,法家《韩非子·有度》强调“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历代农民起义也常以“均贫富”为口号。公平正义是千百年来人类不懈追求的一种美好社会理想和愿望,这种对公平、正义、平等的普遍诉求,成为中国人民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消灭剥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实现更广泛社会公正这一主张的重要情感和伦理基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正是对公平正义这种深厚社会心理期待的回应与制度性实现。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文明精神内核均强调集体主义,成为对个体与群体关系的共同理解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在强调个人自由发展的同时,深刻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个人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而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具有鲜明的集体主义倾向,强调个人对家庭、社群、国家和天下的责任与担当,推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序列。从孔子的《论语·雍也》中倡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到孟子《孟子·梁惠王上》中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爱思想,本质上都是一种基于群体和谐的伦理观。这种重视集体利益、强调个人融入集体、在集体发展中实现个人价值的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自由全面发展必须在真正的共同体中实现的思想,在强调个体与群体辩证统一关系上达成了高度的内在一致性,这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强调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支撑。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耦合路径

马克思主义是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其具

备科学性与实践性高度统一的特征,而中华文明同样具有深厚的实用理性和经世致用传统,两者在实践层面展现出强大的融合力,两者的耦合路径实现了实践理性的高度融合。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文明精神内核均强调实事求是,成为思想路线的共同精髓

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思想将其精辟概括为“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与中华文明中源远流长的“经世致用”“务实求真”传统一脉相承。从王充《论衡·薄葬》中的“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的实证精神,到顾炎武“经学即理学”“引古筹今”的治学主张,再到清代“实学”思潮,均体现了反对空疏、崇尚实证、追求实效的理性态度。这种强大的务实传统在中国近代史革命中得到充分体现,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结合,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避免了教条主义的陷阱。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文明精神内核均强调与时俱进,成为生生不息的创新品格

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理论体系。恩格斯在《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中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中华文明同样具有革新精神和变革智慧,从《礼记·大学》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到《诗经·大雅·文王》中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种强调因时损益、革故鼎新的文化基因,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逐步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文明创新精神、创新实践相结合,不断回应时代课题、引领实践发展的光辉历程。这一过程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耦合逻辑在理论创新层面的生动体现。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文明精神内核均强调整体协调,成为治理智慧的方法论交融

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其发展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需要系统思维和统筹协调。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擅长从整体、系统、关联的角度观察和处理问题。中医的阴阳五行、整体辨证施治,传统治理中的“调和鼎鼐”“统筹兼顾”,工程实践中的综合各类因素全面考量,无不体现着整体性、系统性的思维特征。这种整体协调观与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方法论相融合,深刻影响了中国共

产党的治国理政方略。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统筹发展与安全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体现了对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各环节进行系统谋划、协同推进的整体性思维,这是中华传统治理智慧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耦合的升华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文明精神内涵的耦合,不是静态的并存,而是动态融合、创造性升华的过程,其最高理论成果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飞跃。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耦合升华,符合“两个结合”的根本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为我们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进行党的理论创新,提出了明确要求、指明了前进方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经验,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其中,“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刻揭示了耦合逻辑的核心地位。这一结合,使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获得了丰厚的文化滋养和民族形式,从而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同时,也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了其现代价值。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耦合升华的伟大创造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耦合升华的伟大创造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长期耦合互动中结出的最丰硕果实。它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具体体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文化自信的深厚根基等方面。

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与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优势相结合,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发展规律的遵循,又融入了中华文明中关于经世济民、宏观调控的智慧。

二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坚持马克思主义人

民民主思想,更结合中国实际,发展出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协商民主等多种形式在内的民主体系,其中蕴含着中华文明“民惟邦本”“和而不同”“集思广益”的政治智慧。

三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与中华传统民本思想精华相融合,升华为新时代的执政理念,指导着共同富裕、民生保障等重大实践。

四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终极关怀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又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天下大同”“协和万邦”“和合共生”的宇宙观和天下观,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

五是文化自信的深厚根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耦合升华,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成功,内在包含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与创造性激活。这种自信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建立在深刻理解自身文明基因、善于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基础上的开放包容与守正创新。它使我们能够更加从容、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文明精神内核的耦合,是一场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相遇与深刻融合。它既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也是主动的文明再造。这一耦合升华,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了深

厚的文化根基和强大的生命力,也使中华文明在时代激荡中实现了凤凰涅槃般的现代转型。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一耦合逻辑,我们才能更清晰地读懂中国的过去、现在,也才能更自信地开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未来。在“两个结合”的光辉旗帜指引下,这一耦合进程必将继续深化,为解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提供不竭的思想源泉和实践动力,最终引领中华民族在不可逆转的复兴之路上铸就新的辉煌。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23.
- [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 [3] 王一闲, 周菲.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明创新[J]. 长白学刊, 2023(5): 141-148.
- [4] 陈翠云.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路径探赜[J]. 文化学刊, 2025(5): 182-185.
- [5] 骆小婷. 习近平法治思想人民性的理论特征、内在意义和实践要求[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2025, 38(10): 132-133, 164.
- [6] 包凤玲, 李兴利.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2025, 38(8): 122-124, 131.
- [7] 章文军.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人民性意蕴[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2025, 38(8): 141-143.

The Coupling Logic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MA Jia-yi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00, China)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Marxism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by no means a simple superposition, but rather a deep “coupling” based on internal logic, forming a dynamic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of mutual stimulation and mutual achievement between the two.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upling between Marxism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lies in the unity of putting practice first and integrating knowledge with action, the fusion of dialectical thinking and the unity of opposites, and the unit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people-oriented thought. The vision of the coupling of Marxism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a deep resonance of social ideals, both emphasizing universal harmony, fairness and justice, and collectivism. Marxism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have demonstrated a strong integration force at the practical level. The coupling paths include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conducting overall coordination. The coupling of Marxism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a dynamic integration and creative elevation process. Its highest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is the great leap of continuously promoting the sinic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Marxism, which conforms to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two combinations”.

Key words: Marxism; Chinese civilization; coupled sublimation; “two combinations”